

四川文艺出版社

吕 齐



和强者较量



吕 齐、原名庆利，排行老三，属蛇，老家在山东省章邱县枣园乡贾庄。

他是编辑（四川省委机关刊物总编辑）、作家（四川省报告文学创委会主任）、又是位有38年新闻工龄的记者。他最喜欢的工作是到人民中去采访。最大的嗜好是丹青、墨宝、围棋。他的夫人评论他是“识事迟。棒打愚牛——不醒”。

九年前，他开始写报告文学。通过这个集子，读者可以结识书中众多的人物，同时也可以认识作者——他醉心于探索、描写人间最美好的灵魂。

目 录

和最强者较肩.....	1
——记我国第一个女子围棋冠军孔祥明	
芳华正是进击时.....	27
到马尔他挑战.....	46
她为祖国拚搏.....	56
——记排坛怪球手张蓉芳	
遨游太空的陀螺.....	69
蜀玖.....	91
在中共中央党校校园里.....	105
细微之中见“大千”.....	120
——记微刻艺术大师赵子仁	
飞鸿踏雪泥.....	135
“铁笔山人”张树森.....	150
邓文和雾山石砚.....	157
一位女主任工程师.....	163
访匈，羁苏散记.....	184
艾芜印象.....	206
广岛行.....	221

和最强者较量

——记我国第一个女子围棋冠军孔祥明

1978年12月29日，当伦敦市民欢度圣诞节的热情还在高涨的时候，一架载着中国围棋代表团的银白色飞机，已经越过英吉利海峡，在伦敦的郊区机场上徐徐降落了。中国围棋代表团是应英国围棋协会的邀请，到这里参加第五届伦敦新春围棋比赛的。

代表团中，一位23岁的姑娘最引人注目，她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强的女围棋手”的孔祥明。

伦敦的冬季是寒冷的。大雪覆盖着跨越泰晤士河上的铁塔，把群鸽飞翔、自由栖息的特拉加广场也染白了。然而，比赛厅里，却春光融融，气氛热烈。

按邀请赛规定，中国围棋手要“让子”——这是中国围棋比赛中表示棋艺水平有差距的标志，欧洲各国沿袭了这条“棋律”。轮到孔祥明时，也不例外，她同样让每个对手二子。让二子，这非同小可！对手在规定的位置先布上两颗棋子，充分加以利用，它们的威力相当于先占据了棋盘的二十分之一。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孔祥明端坐“纹枰”一侧，同外国

友人进行沉默的“手谈”，无声的“厮杀”，在连续四天八轮的比赛中，她深思熟虑，腾挪变化，接连战败了所有的对手。

当英国围棋协会主席宣布孔祥明八战八胜，和吴淞笙并列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时，赛厅里立即赞语喧哗，接着又响起了掌声。

“主席请你上奖台给其他选手发奖哩。”翻译催促她说。姑娘有点害羞了。说到上台领奖，如果从童年算起，确实有很多次了。然而，她却从来没有向别人发过奖哩。在掌声的催逼下，她想：这也许是欧洲朋友好礼吧！才从容地走上了主席台。

发完奖下来，英国围棋协会交给孔祥明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一张不知是谁给她拍的照片：她正愉快地笑着对奕。旁边还有一串又一串的英文。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她问。

“这上面说，你不但是富有天才的，而且是富有吸引力的女棋手。”翻译道。

姑娘脸红了：“我哪里是什么天才！这是误解，真的，完全是误解。”



孔祥明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童年时和谁下的第一盘棋。但是，她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糖果的吸引力比围棋棋子大得多。

当还是上幼儿园年龄的时候，她把棋子看作是没有针眼的黑白纽扣。

她的父亲孔凡章——这个老人是成都市少年儿童业余棋校

的著名围棋教练，从早到晚在棋校指导一些少年男女下围棋，孔祥明则偎依在父亲怀里吃糖果。天天如此，她厌烦了，便用肥胖的小手不断去抓乱摆在盘上的棋子儿。有时候，她眼皮沉重地粘住，在单调的棋子落盘声中，枕着父亲的胳膊，进入梦乡……

1962年，鲜艳的芙蓉盛开在锦江两岸的时候，7岁的孔祥明突然有好几天没看到父亲了。

“我爸爸呢？”她问。

“到北京去了。”

“办公吗？”

人们对她说，她爸爸带着成都市的男女少年儿童围棋手，参加全国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去了。

孔凡章从北京回来以后，孔祥明听他向一些伯伯、叔叔讲的第一句话是：“比赛结果，一部分是令人满意的，男棋手获得第二、第五名；另一部分是令人沮丧的，女孩子竟是倒数第一。”

“看到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陈毅元帅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有天陈老总到赛场看儿童棋手，有人对他说，他家乡四川的男孩子比赛成绩不错。陈老总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和一个男孩子下棋，并且问另一个男孩子：‘谁教你们学棋？’这孩子指着我说：‘孔老师。’陈老总微笑着向我点头。我当时太激动了，只晓得向陈老总点头致意，忘了上前向他问好，惭愧！惭愧！”

“女童棋手倒数第一。”孔祥明继续听爸爸说道：“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向市体委领导同志作了检讨，请求把培养女童棋手的任务交给我。我要拿出全部精力为国家培养出女棋手来。”

果然，不久有三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每天晚上到业余棋校跟孔凡章学棋了。令孔凡章感到异样的，是，女儿从此变得安静了，别人下棋，她总是专注地站在旁边看，有时看两三个小时，看了便独自回到房里去休息。

有一天，孔凡章教完棋，不见了孔祥明，便到处寻找。猛然间，他见女儿在棋艺俱乐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对奕，正高兴地把对方的棋子从棋盘里摘出来。他心里微微一动，随又轻轻摆摆头道：“她下棋也好，免得打扰我辅导学生下棋。”

没料到，过了几天有人向他“告密”了：“你家女儿躲在家里打谱呢。”

这次，父亲真正惊讶起来：“这孩子才认识几个数目字，怎么会按照棋谱学棋呢？”便悄悄走回家，推开门一看，孔祥明当真在打谱，棋盘上正摆着著名棋手吴清源的对局谱呢。她那一副认真的态度，深思的神情，摆下去的棋子部位的准确，好象和围棋结缘好久了啊。

二

盛夏的成都，荷红叶圆，柳绿枝长，傍晚，微风吹来川西平原的稻谷花香，浓香袭过成都市少年儿童业余棋校训练室。

室内正举行第一届女子围棋班开学典礼。

墙上挂着一张讲学用的棋盘。四支四十瓦的日光灯，把室内照得通明。四排竹椅上坐着24位小姑娘，她们的年纪都比孔祥明大。孔祥明是“旁听生”。她在最后一排坐着，呆呆地望着小姐姐们的背影。一会，她又把眼光投向孔凡章，只见他笑容

满面，弯着腰和第一排的小姐姐说些什么，又把腰挺了起来。

“你们知道围棋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吗？”他问。

“中国。”有几个小姑娘回答。

“说得对。”孔凡章表扬她们：“你们知道下围棋有什么益处？”

“好耍。”还是那几个小姑娘回答。

“不对了。”孔凡章说：“围棋是一项体育运动。自古以来，它和琴、书、画并列，是我国的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下围棋对发展智力，锻炼意志，有很大帮助。所以，思想家称它是智慧的体操，哲学家说它充满辩证法，军事家喜欢它那暴风雨般的袭击和势均力敌的搏斗……毛主席支持我们下围棋，还派陈毅元帅担任中国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哩。”

小姑娘们活跃起来。孔祥明安静地听着。

“你们可知道，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围棋水平最高？”孔凡章又问，接着自己回答：“日本。陈老总说，围棋是我国发明的，一千多年前传入日本，现在日本的棋艺超过了我们，我们要赶上和超过日本。”

小姑娘们更加活跃了。孔祥明安静地听着。

“你们将来长大了，敢和日本人下棋，超过他们，为伟大的祖国争光吗？”

“敢！敢！”

“能超过！能超过！”

7岁的孔祥明的思想突然活跃起来，一回到家，她就拉住孔凡章问：“爸爸，日本在哪里？离成都有多远？”

孔凡章好笑地望着女儿：“嗨，你问这做啥？”

“我长大了要和日本人下棋，要下赢！”女儿说。

“嗯！”父亲感动了，点点头，说，“有志气。”

三

“下围棋就象打仗！”

孔凡章一讲这句话，孔祥明便津津有味地听着。其他小姑娘也高兴地听着。

“你们就是棋盘上的战士。你们要学解放军叔叔，顽强刻苦地学本领，才能战胜对手。”

孔祥明听着听着就想起了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解放军战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摸、爬、滚、打，会刺杀，会投弹，善射击，精格斗。孔祥明则每天晚上自动来到棋校，和几个被重点培训的小姐姐在一起，练习各种“手筋”、“定式”、“死话题”……学习各种围棋基本技巧。深夜，她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刚闭上眼睛，一副画着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便跃入眼帘，黑白棋子儿在上面跳来跃去。

她偶尔和小朋友对奕，当“吃”掉对方的棋子时，便高兴地大声说话。这时，孔凡章便严肃地看着她：“吃了几个子就高兴吗？棋盘上变化万千，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数学有各种公式，物理有许多定律。围棋则有“定式”。

“定式”是一盘棋的初战，是对奕者在棋盘四角落下棋子以后的各种应付手段。人们常把“高手”在实践中走出的较为妥善的手法作为依据，称之为“定式”。学习和研究“定式”，是儿童棋手的基础课，就好象小学生必须学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弄清句子包括主、谓、宾、定、状、补一样重要。

感谢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历代围棋“高手”们。他们不但用自己的实践和智慧，给当今儿童棋手留下了千百“何异论诗者诵李杜”般的棋谱；万千作战精警、杀法繁妙、出奇制胜的“定式”；而且给这些“定式”冠以各种美好的名称，有的雅致如：“双飞燕”、“金井栏”、“倒垂莲”；有的象形如：“大雪崩”、“小雪崩”、“大压梁”……

有一天，孔祥明被一个有着威严名称的“定式”吸引住了。这个“定式”的第一步叫“镇神头”。它是唐朝围棋“国手”顾师言走出来的。那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离现在有一千一百多年了。日本国的王子，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这位王子“善围棋”，是日本国“冠军”。他来中国后要求和中国棋手下棋。唐宣宗就命令“第一国手”、围棋“待诏”顾师言迎战。日本王子拿出自己带来的“揪玉局”（棋盘），“冷暖玉”（棋子）作为对局棋具。对奕开始，由于日本王子有一定水平，十余回合未分胜负。到第三十三手时，顾师言便采用“镇神头”着法，日本王子惊异震惧，不知如何应付，最后认输了。

真如“棋书”上所说：“后来者能于一隅中略窥当时‘高手’之遗规，以增长其向往研习之志趣。”“镇神头”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古老著法，激起了孔祥明强烈自豪感和探索棋艺的更大兴趣。

“爸爸，我将来和日本人下棋也用这个走法。”

“不要单纯学这个走法。”孔凡章提醒她，“要紧的是搞清楚高手的棋路构思。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应对？而高手又是怎样应对的？他为什么这样定式？为什么不象你这样应对？”

这一系列的“为什么”，打开了孔祥明的思想境界，使她认

识到：要想击败围棋棋艺水平最高的国家的强者，必须使自己的棋艺达到“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头尾；遒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的地步。于是，她把基本“定式”反复地在棋盘的四角，摆来布去，刻苦地把它们的主要变化弄清楚，努力把它们溶化成自己的智慧，方才罢休。

冬寒的成都，腊梅枝上裹上了白雪。有天，孔祥明得了感冒，头痛、咳嗽、发烧，眼珠儿带着血丝。她服完药后，孔凡章把她抱到床上，给她盖上厚厚的棉被。

“今天晚上，不要到棋室去了。”

“我要去。”

“听话，等病好了再去。”

“我不，我要去。”

孔凡章不高兴了：“我不喜欢你了。”

孔祥明无奈地点头应诺。可是，孔凡章前脚跨进棋室，她后脚就跟来了。孔凡章又疼又爱地叹了口气：“你为什么不听话呢？”

“我不来，就比别人学得少了。”她说，“昨天教的那个‘定式’，我还没有弄明白呢。”

这次，轮着孔凡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了。

1963年新竹成林的时候，孔祥明在和同年代成长的蓉城围棋强者角逐中，初露头角。当她跳跃着走进成都市少年儿童围棋锦标赛赛场的时候，观众们哗然了，笑开了。她红黑圆胖的脸蛋上，镶着一只扁平的鼻子，头上扎着一双不断跳动的小毛丫辫子。她个子太矮小，以致于不得不站着对奕。

然而，她成绩斐然，引起了新闻记者的兴趣。当时的《成都日报》报导说：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年仅7岁多的孔祥明，她学棋不到一年，在这次比赛中，杀得不少强手措手不及。她在决赛中与该组冠军黄培惠的一盘交锋，出乎意料地击败了对手……”

四

孔祥明和小棋友围着棋盘，棋盘上摆着一局“死活题”。她们象一群战士围着沙盘，听孔凡章指导怎样“吃”掉一方的棋子。

“这是‘宫子谱’中的一局‘死活题’，你们细想一想，第一步棋怎样走，才能把黑方攻死。要注意：如果第一步棋走错了，它就有了两个眼位，就活了。”

孔祥明想了想说：“我走这一步。”

孔凡章瞟了她一眼：“我这样应对。”

“黑棋活了，有两个眼位了！”有几个孩子笑着嚷了起来。孔祥明仔细一琢磨，果然由于自己第一步棋走错了，黑棋活了。

“下围棋要苦思精索，要象‘血泪篇’那样的思考。”孔凡章批评她，接着讲起故事：“清代有个围棋大师徐星友，青年时，他跟一位‘高手’黄龙士学棋，黄龙士让他三子，两人订奕十局。双方竭尽智能，呕心沥血，棋路新奇突兀，前所未有的，十局下完，黄龙士大病，徐星友一跃成了‘国手’。当时，人们称他们这十局棋叫‘血泪篇’。我当然并不是要你们学下棋生大病，但他们那种钻研棋艺的精神，难道不是值得学习的吗？好，现在我们继续研究这一局‘死活题’，看谁有点‘血泪篇’的精神。”

孔祥明注视着棋盘，想呀，想呀。

她想了一个进攻方案，自己否定了；又想了一个手段，又否定了；再想一个办法，反复否定它，直到否定不了，才撩开额前发丝，擦擦鼻头汗珠：

“这样走。”她摆下一子。

“我这样应对。”孔凡章点点头也布下一子。

“我尖。”

“我再下这一子呢？”

“我压。”

“那么，我这里走。”

“我断。”

“对了。”孔凡章满意地说，“黑棋被攻死了。”

其他孩子也高兴地说：“黑棋没眼了。黑棋没眼了。”

孔祥明享受到了苦思精索的欢乐。她钻研棋艺更加刻苦了，一年12个月，几乎每个节日，假日，农时，她都伴着棋子度过。

唯一例外的是，惊险有趣的马戏却能打动她的心，干扰她的围棋生活，常常使她忍痛割爱，离开棋桌。

但是有次，她正和一位围棋业余爱好者中的强手对局，孔凡章给她拿了一张马戏票来，她拿到票可高兴了，决定下完这盘棋就走。谁知开棋、中盘，孔祥明下得比较顺利，在快要结束时的“官子”阶段，棋被对方“吃”了一块，她看马戏的兴趣顿然消失。什么拙笨的黑熊骑自行车，善良的山羊踩钢丝，狡猾的猴儿翻筋斗，灵巧的小狗认数目字，统统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不去看马戏了。”她把票还给孔凡章：“我要想想。”

“你想什么呀？”

“我那棋为什么叫别人吃了呀？我要想想。”

整个下午，她闷闷不乐地思考着。

结论是明显的。她只不过是一棵把根刚刚扎入“纹枰”的、正在茁壮成长的幼苗。她不仅需要“园丁”的辛勤栽培，更需要在顽强成长中，积极主动地吸取广泛的“营养”，使自己的根深、杆粗、枝繁、叶茂、花盛、果硕。

于是，她每天总是用些时间，涉猎祖国围棋大师们的棋著《桃花泉棋谱》、《奕理指归》、《当湖十局》。

有时，她翻乱孔凡章保存的棋书、棋刊，竟然把其中的日本围棋对局谱找出来，对照着在棋盘上摆着棋子儿。

她发现了一望无际的“棋艺之海”，“海”中蕴含着绝妙的、丰富的棋艺财富。她勇敢地潜入水中，贪婪地探索着大师们用智慧凝结的每一粒“棋艺珍珠”。

五

当时的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是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他关心棋坛幼苗的成长，不时来到棋校看看，有时和儿童棋手较量一盘，而9岁的孔祥明便是他的对手之一。

“小孔呢？小孔呢？”他一进棋校就问：“硬是又有个月没有和她下棋罗！”

热心的校长把孔祥明找来。

于是，他二人便“厮杀”起来。棋校校长，围棋教练们照例坐在两旁观战，而且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棋规”：“观棋不语真君子。”

但是，走到中盘时，孔凡章照例又是第一个出来给市委第

一书记“出主意”、递“点子”了。

“走这一步，走这一步。”

书记摇摇头：“走这一步也不行了。局势挽不回来了。”接着他大笑起来，“小孔凶哩！我再也不跟她下棋了。”

“这孩子只管猛攻，就是没有计划。”

“下棋嘛，手软了要不得！就是要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才要得。把娃儿们带到棋艺俱乐部去跟业余爱好者里的强手杀棋嘛，在实践中锻炼。把她们培养好了，我们赶超日本就有希望罗。”

市委第一书记输了，却高兴地走了。

孔祥明来到棋艺俱乐部接受指教。

一次，她和一位长者交手。刚一下子，长者就说话了：“有这样拿棋子的吗？”只见他伸出右手，用中指尖正面和食指间反面夹住一粒棋子的五分之一，轻巧而准确地放进纹秤，犹如栽下一柱泰山石。

“这样做，试试看。”

孔祥明做了几次，长者点点头。

对奕开始，她攻杀凌厉，进展迅速，战斗顺利。孔凡章在旁静观，面无表情，心中喜悦。长者陷入苦思之中。

孔祥明想舒展一下，便背靠椅架斜坐着。孔凡章瞪了她一眼，她不在意。长者不高兴了，向她做了个挺胸动作：“这象个下棋的样子吗？下棋要端坐构思。把腰杆挺起来！”

她立即坐正，注视棋局。下到中盘后期，孔祥明以为优势已定，便随手下了几子。孔凡章马上眉头紧锁，嘴角一沉。老练的长者乘虚而入，反败为胜，随即教训起孔祥明来：“棋书上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又说：“踌躇一子，历时数刻，你先

优后劣，是因犯了不思索而快下的毛病。”

孔祥明满不在乎地回到家中。

孔凡章把门一掩，叫道：“你过来！”

孔祥明走了过来。

“你说，为什么一局胜棋，反而输了？”

“……”

“我平时怎么对你说的？”

“你说了那么多，我晓得你是问什么？”

“我不是说过，面临胜棋要谨慎吗？”

“我晓得。”

“你晓得？！你晓得，为什么后来不多想一想，下了快棋？”

“……”

“你说呀！你怎么不开腔？还满不在乎的样子！”孔凡章不冷静了，他看了看墙的四周，拿下鸡毛掸子：“你能把棋下好吗？”没有等孔祥明回答，他就把这位未来的全国第一个女子围棋冠军打了一顿。孔祥明的泪水汹涌而出，奔流在圆胖的面颊上。

孔凡章内疚起来。他为自己用党所不主张的手段对待“祖国的花朵”不安了。然而，他又想保持作父亲的“尊严”。

“你坐下，想想为什么输了。”

讲完，便独自溜到大街上去散闷。两个多小时以后，他想孔祥明一定疲倦地倒在床上睡着了，便买了一斤水果糖，往家走：“等她醒了，我要好好耐心跟她说，爸爸打你是不对的，可是……”

一进屋，他惊愕了。

孔祥明依然坐在那里思索，泪珠兀兀自挂在嘴角上，见孔凡章进来，便抽咽着说：“下快了，我是骄傲轻敌了。我以后不

了，不了！”

从此，她这样说，果然这样做。

一位素负盛名的64岁的成都市围棋“名手”，在让她子的一次对局中，证明了这一点。那天，一层层棋迷“环观”如墙。

老先生开始下得轻松，继而感到不太顺手，接着感到有些压力，中盘后期发现自己处于被动了。他暗暗喜欢孔祥明的棋力大有长进，便想试试这孩子优势面前，是否为决一雌雄而全神贯注；是否认真思考棋路，一着落盘，“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雷雨”，全局获胜。

他轻轻咳了一声，故意“声东击西”：“我要吃你这几子了。”

孔祥明皱着眉头，注视着棋势。

“我要吃你这几子了。”老先生又重复一句。

孔祥明依然双锁眉头，两眼紧盯着棋子。好象万物皆归于寂灭，她心中唯有棋。等了好一会儿，她在关键处投下了决定的一子。

老先生呵呵笑了：“这娃儿有希望，有希望。”

“老前辈说你有希望。”事后孔凡章告诫她：“那是鼓励。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现在，我规定你以后下棋要做到六条：一、不怕强，不欺弱；二、胜不骄，气不馁；三、端坐构思，全神贯注；四、顽强攻杀；五、棋子落盘，稳如泰山；还有，当你将要胜利的时候，要多找自己的毛病，不许把眼睛看对手，因为那眼光是蔑视别人的；当你失败的时候，要想自己的可取之处，眼睛也不能看着对手，因为你这时的眼光会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是没有骨气的。”

“凭将女儿英雄曲，谱入寰球奕史中。”